

Marguerite Duras

L'été 80

八〇年夏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八〇年夏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〇年夏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桂裕芳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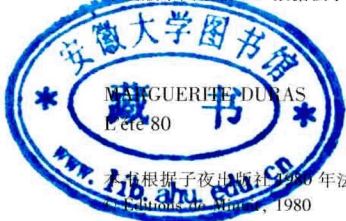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97-3

I. ①八… II. ①杜…②桂…

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0500 号



本书根据子夜出版社 1980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de Minuit, 1980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 09-2007-278 号

八〇年夏

L'été 80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周冉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32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97-3/I·3960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4742977



献给扬·安德烈亚

初夏时，塞尔日·朱利问我在可能情况下能否为《解放报》定期撰写专栏文章。我犹豫了，定期专栏使我多少有几分害怕，但我又想总可以试试吧。我们见了面。他告诉我他所想要的专栏文章，不要谈及政治性或其他时事，而是与此同时发生的、我所感兴趣的事件，这些事件并不一定在常规的新闻上有报导。他的要求是：在一年内每天发表一篇，长短不论，但是每天一篇。我说：写一年，这不可能，三个月还可以。他说：为什么是三个月？我说：夏季是三个月。他说：好吧，三个月，但每天一篇。这年夏天我无事可干，几乎萎靡不振，不，我是害怕，总是像往常一

样恐惧，害怕整日百无聊赖。我说：不，每周一篇，想写什么时事新闻都依我。他同意了。除了六月底和七月初的两周以外，一共三个月。今天是九月十七日星期三，我把《八〇年夏》的文章交给了子夜出版社。在这里我想谈谈这件事，谈谈我结集出书的决定。对结集出书一事，我原本犹豫不决，这些文章的散落使我感到难以遏止的快意，我很难将它们从当初被刊印的纸上，从散落在注定被丢弃的报纸上挪开。但后来我认为不能这样。如果让它们留在这种无处可寻的状态可能更有损于《八〇年夏》的特点——当时我出于不自量力的炫耀——那个特点似乎就是在现实中的迷失。我对自己说我的一些电影剧本变得破烂不堪、七零八落、没有合同、不见踪迹，这就足够了，我大可不必漫不经心到如此程度。

那时我必须用上整整一天来进入时事事件，这是最难的一天，以至常常想放弃。第二天就用来忘记，将我自己从这些事件的暗处解脱出来，远离它们，重新呼吸四周的空气。第三天用来抹去已写成的东西，写作。

于是，就这样，我为《解放报》撰稿。没有写作题目。但也许并不需要。我想我要写雨。正在下雨。从六月十五日以来就在下雨。为报纸写稿应该像在街上走路。你走，你写，你穿过城市，它被穿过去了，它到头了，走路还在继续，同样地，你穿过时间、日子、一天，然后它被穿过去了，到头了。海上在下雨。树林里、空空的海滩上在下雨。连收起来的海滩阳伞都看不到。在几公顷的沙滩上活动的，只有几群度假客。看来今年来的是些很小的孩子。辅导员们时

不时地让他们随意去沙滩上跑动，免得被吵昏了头。孩子们大叫着奔向海，他们穿过雨点，他们沿着海岸奔跑，高兴得大声吼叫，扔湿沙子打架。一小时后，他们没有用处了，于是被召唤回来。辅导员们让他们唱《月桂树被砍了》。只有一个男孩除外，一个定睛看着的男孩。你不跑？他说“不”。好，他瞧着别的孩子唱歌。你不唱歌？他说“不”。然后他不说话。他哭了。你为什么哭？他说如果他讲出来，别人也不会明白他的话，所以何必说呢。雨点打在黑岩石上，黏土质的黑岩石小丘上。黏土上四处是静静的水泉孔，黏土慢慢地向前移，滑向大海。是的，这些出自上帝之手的黏土小丘长达十公里，足以建造一座十万居民的小城了，然而，不，这一次是不可能的。雨点也打在黑色花岗岩上，打在大海上，但没有人去看。除了那个孩子，还有看到孩子的我。夏天还没有来临。替代夏天的是这种无法归类的天气，说不出到底

是怎样的天气。它是一道由水和雾构成的厚密的墙，耸立在人和大自然之间。夏天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？它迟迟不来，又是在哪里？它以前来到时是怎样的？那时它具有怎样的颜色，怎样的热度，怎样的幻象，怎样的伪装？大海在浪花下沉没了。勒阿弗尔城和停在昂蒂费港前的长长一排油轮再也看不见了。今天海上仅仅有风浪。昨天却是风暴天。此刻，从远处看，海上是一道道的白色裂痕。从近处看，它完全是白的，白而又白，它推出大簇大簇的白色，越来越广阔，层层叠叠，仿佛它在收集沙子和光线构成的神秘材料，将它们收到自己的统治下。在这堵墙后面，城市里是满满的，但被关闭在租屋里——英国式街道上灰色的膳宿公寓里。孩子们不停地喊叫着从小丘上一拥而下，穿过城市，令人目眩，这是唯一的动静。自七月一日起，城里的居民由八千人增至十万人，但我看不见他们，街上空空的。有人埋怨说，的确有人

来，但却扫兴地要走。自七月一日以来，商业不景气，这里的物价涨了两倍，八月份涨了三倍，如果他们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海滩重归于大海，重归于阵阵欢快的咸风，重归于令人晕眩的空间，重归于大海为所欲为的强力。我们的官员们天天愁眉不展地讲述着灾难，但新的幸福和新的欢乐的先兆却已经开始流传。有人迎着风单身走在街上，他们披着折叠式的风衣，眼睛在微笑，相互对视。暴风雨里传来消息，要求法国人再作努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，糟糕的一年，失业人数增加的贫穷惨淡的日子，我们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努力，这一年又为什么突然与以往不同，我们听不懂那位先生的话，他宣布出现了新形势，他说他与我们一同面对逆境，我们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懂他。都是些骗子。雨点打在树上，打在到处开花的女贞树上，一直到南安普敦、格拉斯哥、爱丁堡、都柏林，这些话、雨点和寒风。我们希望一切属

于这浩瀚无边的大海和那个哭泣的小孩。海鸥掉头面朝大海，羽毛被强风吹得平平整整。它们就这样停歇在沙滩上，如果逆风飞行，翅膀会被风折断。海鸥顺着风暴，窥视着迷乱的雨点。孤独的孩子还在那里，既不跑动也不唱歌，他在哭泣。有人问他：你不睡觉？他说“不”，他说此刻大海正涨潮，风力更强，他透过帐篷听得见。然后他不说话了。莫非他在这里不快乐？他不回答，他做了一个谁也不明白的手势，仿佛是轻微的痛苦、轻微的无知，他为此道歉，可能他也在微笑。但突然我看到了。我不再询问他。我后退。我走开。我看到了。我看到壮美的海就在那里，也在那里，在眼睛里，在孩子的眼睛里。

二

雾笼罩着整个天空，厚不可测，像欧洲一样辽阔，纹丝不动。今天是七月十三日。法国运动员将参加莫斯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人们希望某些人不去参加，但是不然，消息得到了证实。在今早长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一缕阳光悄悄出现在暴风雨和风之间。两个小时。随即天空又被遮住。人们又见到莫里-拉里彼埃尔先生。即使有人鼓动我去谋杀，即使有人向我指出莫里-拉里彼埃尔躲在他的工人怀中哭泣，我也让他活着。我不杀任何人，甚至包

括施莱尔，甚至包括那些杀人者，我决不杀人。我看到政治罪恶总是法西斯式的，当左派杀人时它与法西斯主义对话，而从来不与任何别人对话，绝对不与任何别人对话。我看到消灭生命是一种法西斯游戏，就好比是泥鸽射击，而这发生在他们之间，杀人者之间。我看到无论什么罪恶都出自世界最根本的愚昧，对强力、对武器的愚昧，而大多数民族将这种愚昧视作权力本身，既害怕又崇拜。这就是耻辱。那个沉默不语的孩子一直注视着周围，澎湃的大海，空空的海滩。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像是风暴、石头、大海，物质内在的智慧，生命内在的智慧。灰色，灰色的眼睛，仿佛是目光给神奇的力量涂上的表层色彩。人们任他走出帐篷，他是不会逃跑的。有人问他，你一直在想什么？他说，什么也不想。帐篷内别的孩子还在唱《月桂树被砍了》。在城里有人将行李重新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。家长们将怒气发泄在行

李、女人、孩子、猫和狗身上。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，头目们在装行李时大喊大叫，有时吼叫得跌倒，犯了心脏病，而女人们唇上挂着惊恐的浅笑，抱歉自己活着并生了孩子，还有这雨、风和这整个糟糕的夏天。昨天下了一天雨。但是有些人冒着风雨出了门，他们最终是下了决心。他们找到什么就披上什么，雨衣啦，毛毯啦，购物袋啦，篷布啦，于是人们看到一群群乌合之众在街上走，这些外来者在风雨中低着头，其态度与形状却惊人的一致。我们看上去都很潦倒，像墙壁、树木、咖啡馆一样淌着水。我们不再是丑的或美的，老的或少的，我们是特鲁维尔—多维尔双城里被弃置于夏雨之下的三十万人，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全家出动。问题在于去哪里，拿汽车怎么办，自己又何处安身。咖啡馆是理想的地方，花三个法郎喝杯浓咖啡，还可以在这个避雨的地方待上两个小时，这比停车场便宜。于是饮料